

沙陀突厥和唐朝的关系

李宜哲

(青海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摘要 沙陀,又名处月,以朱邪为氏。原是西突厥十姓部落以外的一部,其祖为北匈奴,后为悦般,居乌孙故地热海附近,游牧于今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今巴里坤)一带,隶属轮台,因其地有大沙丘,故而得名。其族源本于唐朝并无关联,但是因为当时沙陀突厥处于几个强势政权的夹击中,所以不得不委屈以求全,在和回纥、吐蕃、唐朝几大政权的直接和间接的交锋中,其首领意识到了唐朝的强大,在再三斟酌之后,选择唐朝作为其靠山。并且在迁入唐朝境内后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 沙陀突厥 唐朝 态度 影响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4-0204-02

《新唐书·沙陀传》中记载,“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1] 6153} 此说明沙陀突厥人确实为西域人士而非中土人士也。因为所居之地生存环境恶劣,周围多沙石,且三面环敌,唐朝、回纥、吐蕃,所以迁居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朝代——唐朝也就不足为过了,但是在前期沙陀部落力量微弱,发展步履蹒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并且迁居唐境,唐朝的统治者也是想利用其为自己效力,而沙陀突厥也是想迁居水草丰美之地,以为种族之更好的发展壮大。其与唐朝是互相利用之关系,定居唐境后,沙陀也尽显忠臣之本分,讨伐淮西吴元济之战中为唐朝建立的赫赫战功,随后沙陀部成为镇守北疆之重要力量,政府的扶持,使得沙陀的势力逐渐壮大,获得唐朝皇室之赐姓,在唐朝末期的历史环境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在迁入唐境内后有数次反唐,杀大同防御史段文楚便是与唐朝分庭抗礼之征兆。这也与唐朝对少数民族之不信任有关,但是其实力与唐朝无法相比,蔚州之战失败,此战为唐王室不信任少数民族之典范,再后来国昌,克用移居鞑靼,虽为沙陀有居高自傲之因由,又有唐政府挑起事端之实。在等到后来黄巢攻长安,唐在各路节度使都疲软无力的情况下,无奈之下在此使用李仆射,其功效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最后克用以奉召为名到处打击异己,则属于政治范畴,是谁也无异了。

一、沙陀突厥如何为何迁入唐朝境内

沙陀突厥在迁入唐境之前,必然有着一番心酸苦辣,否则作为突厥民族的沙陀人不会轻易背离故土,背离自己的民族,而迁入唐境。其实在沙陀突厥迁入之前,统治沙陀的是西突厥部落首领阿史那贺鲁,就在现在的新疆天山南北,

唐朝为了和西突厥争夺这里的统治权,就想拉拢处月即沙陀部归附,唐朝在这里生活着大量的游牧民族,有的和突厥关系比较好,有的和唐朝关系较为密切,而沙陀部因为不满阿史那贺鲁的残酷统治,有向唐朝示好的倾向,所以唐朝派使者招抚沙陀部,密诏如是:“门下,西域之地,经途遐阻,白遭乱高,亟历岁月,君长失抚驭之方,酋帅秉,叶赞之义,虐用种落,肆行残忍,遂使部众离心,战争不戢,远近荼炭,长幼怨嗟,大监小王,无所控告,颠覆蹙角,纳隍之怀,宁隔夷夏,乃眷西顾,良深矜惕,宜命藩轩,星言拯救。可令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西州道抚慰使,屯卫将军苏农泥孰仍兼为吐屯,检校处月,处蜜部落,宣布威恩,招纳降附。阙其疾苦,济其危厄,务尽绥怀之道,称朕喜焉。”^[2]但是沙陀即处月部首领又慑于阿史那贺鲁的威严,处月朱邪孤注杀招慰使单道惠,与突厥贺鲁相结。^{[3] 6277} 唐朝使者被杀令其大怒,唐军随后在牢山大破诛邪。从而挽回了唐帝国的尊严。不过促使沙陀部内迁的原因并不简单的如此,在当时西域诸国除去西突厥势力较强外,还有回纥与吐蕃,按照正常的道理去分析,如果沙陀与西突厥关系不那么好的话,又不愿意离开故土,他们可以去投靠回纥或者吐蕃,为何最后还是非要内迁呢?其实在回纥与唐朝联合击溃西突厥时,沙陀人确实投靠了与其生活习惯相似的回纥,并且生活了一段时间,在北庭都护府受到回纥的管制,但是回纥的穷征暴敛使得两者的矛盾激发,吐蕃利用沙陀对回纥的不满,两者占领北庭都护府,赶走了回纥。至此,沙陀又与吐蕃联合起来,但是吐蕃却将其安排在张掖(当时和唐朝战争的最前线),沙陀部屡次充当炮灰,在多次战争中,沙陀部人员损失惨重,但是吐蕃却还在怀疑其与唐朝有勾结,所以要将其全部迁

往河外,即水草稀缺之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为了部落的生存,朱邪尽忠与朱邪执宜谋曰:“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汗。今若走萧关自归,不愈於绝种乎?”^{[1]6154} 随率领全族三万余人内迁,元和三年终于经历百般曲折到达唐境,投奔了朔方节度使范希朝。

二、唐朝对其迁入的态度及安置

这次的迁移对于沙陀部落来说不但是是一次挽救民族存亡的运动,更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因为就算是在故地再受打击,那毕竟是故土,生活习惯等还适应,但是一旦如果到了异地,不但各种生活习惯不适应,还面对另外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农耕民族的唐朝对待他们会像对待其他农耕民族一样对待他们吗?不过可能在那时朱邪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吧!成败只能认天意了,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内迁一次挽救其灭亡的创举。不过在当时毕竟是真心的归附,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唐朝,鉴于沙陀部的衷心归附,在当时处于最强大的王朝的唐朝来说这无疑再一次证明了其为天下主人的事实,所以唐朝对沙陀部肯定会大力嘉奖。

以下为沙陀投靠唐朝之史料: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乡人……突厥别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劲,希朝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其后以之讨贼,所至有功,迁河东节度使。率师讨镇州,无功。既耄且疾,事不理,除左龙武统军,以太子太保致仕。元和九年卒,赠太子太师。^[4] 唐朝皇帝亲自下诏令其居住盐州,并拜朱邪执宜为阴山府兵马使。并且赐予其大量物品和马匹,开通边塞马市。执宜入朝拜谢,自此对唐朝格外衷心,“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皆捷,灵盐军益强”。^{[3]7653} 沙陀军队战斗力比较强大,为驻守唐朝北面边疆立下了赫赫战功。虽然在这个时候有的声音不利于沙陀人,王朝也想到了防患于未然,但是这段时间的总体趋势便是唐王朝安排沙陀土水草丰美之地生存,在现在的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地区繁衍生息。而作为沙陀突厥对唐朝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其尽表忠心,期间又帮助唐朝镇压了多次叛乱,尤其以咸通十年的庞勋起义最为著名,其史料记载:“庞勋乱,诏义成康承训为行营招讨使,赤心以突骑三千从。承训兵绝浹水,遇伏,堕围中几没,赤心以骑五百掀出之。勋欲速战,众八万,短兵接,赤心勒劲骑突贼,与官军夹击,败之,其弟赤衷以千骑追之毫东。勋平,进大同军节度使,赐氏李,名国昌,预郑王属籍,赐亲仁里甲第”。^{[1]6156} 由此沙陀人的地位已达人之极点——皇亲国戚。这是唐朝对其直接安置的结果。

三、对唐朝末年政治格局的影响

沙陀突厥首领李国昌和李克用在居功之后确实有不当之举,唐朝派军队将其在蔚州击败,使其逃至北方之鞑靼部,如果说前一段时期为蜜月期的话,那么这一段时期则可以称为危险期,而危险期的终结一天则是黄巢大起义。黄巢起义时,其实唐朝正在派军队北进征讨沙陀,但是黄巢起义的消息传来,所有军队统统调回镇压其起义,而这时的沙陀正好有了喘息之机,克用父子闻讯天下大乱,便言:“此乃英雄建功立业之时,于是便积极准备南下,同时,

唐朝为了镇压起义,从各地调来了大量藩镇军队,但是各地的藩镇军队大多战斗力低下,对起义军是屡战屡败,王朝已经处于危机之中,所以在此时,王重荣,曾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杨复光为其谋划一计:“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彼亦有殉国之志……诚以朝旨谕郑公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5] 在万般无奈之下,皇上下诏,批准沙陀遣万余人于雁门关南下。随着沙陀军队的开赴前线,前方势力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中和三年复长安,三月后尽歼黄巢军之主力。其复长安功第一,沙陀突厥从一个西域小部落演变为唐末最为重要的藩镇力量,成为唯一能和朱温抗衡之势力,但是毕竟是少数民族,天朝皇帝还是并不信任他,“所以有如下之进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终为国患,今因其败,臣请帅汴、滑、孟三军,与河北三镇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为统帅。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于强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及全忠等请讨克用,上命三省、御史台四品以上议之,以为不可者什六七,让未能。刘崇望亦为不可。溶欲倚外势以挤杨复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为也。臣常虑其与河朔相表里,致朝廷不能制。今两河藩镇共请讨之,此千载一时。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后悔无及”。^{[3]8395} 皇帝遂不念旧情,派兵征讨沙陀突厥,但是屡被打败,最后皇帝不管是处于如何之心里,也不可能再去攻打他了,于是对其加官进爵,李克用被封为郡王,其后他到处打着皇室宗亲的名号去铲除异己,与梁王朱全忠的大规模战争中可见出其势力之强,但是他和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并没有改朝换代的打算,因为作为少数民族来说想登顶中原是很难的。就像李克用自己所言:“破庞勋,剪黄巢,黜襄王,存易定”。^{[3]8406} 其作为唐朝的忠臣而记载于史册。

总之,沙陀突厥为了民族存亡而投靠唐朝的这一举动不但对其自身以及唐朝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且对中国的以后的历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沙陀突厥加入李唐皇族标志着其民族整体汉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他们不断的融入汉文化和接受汉族的思维以及生活模式,使其原有的游牧文化与汉家的农耕文化相结合,从而使其文明程度加速发展,五代的出现,除去后梁外,其余四国全是沙陀突厥人建立便是此的最好证明。沙陀突厥的发展证明了一个道理:只要能接受先进文化,入主中原并不是难事,以后的辽、金等等,都是直接见证者。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新唐书·沙陀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陈宗镇.唐抚慰处月处密部考[J].突厥汗国与隋诏关系史研究,1993,(3).
-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4]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058.
- [5] 欧阳修.新唐书·籍镇卢龙[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35.